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山水画考辨

朱 浒

(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中有四幅重要的山水画已经相关专家考释并命名。但根据壁画内容及对画中地点的考证,现有命名方式的合理性遭到质疑。对“金陵图咏”进行脉络梳理之后可发现这四幅山水画的原形应为清乾隆至同治间《金陵四十八景》中的四幅。太平天国壁画历来有为政治、军事服务的传统,故军事因素应是对“金陵四十八景”中四景的选取原则。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堂子街壁画 金陵图咏 军事美术

中图分类号 :K879.41

文献标识码 :A

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壁画发现于1952年1月,在目前已发现的太平天国壁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王府坐落在堂子街108号(原72、74号)地处南京市区西部,汉中门与朝天宫之间。在南京堂子街某王府所有的18幅壁画中,大堂墙壁上的4幅山水画向来为人所重。

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很多专家、学者对堂子街壁画的内容进行了反复考证,取得了一些重要论断。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对山水画中出现的“望楼”这一军事题材进行了考证^[1],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先生根据绘画风格结合史料对山水画的作者提出推断^[2]。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基于那个时代和观念语境的限制已经消解,因此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上述四幅山水画作提出质疑和考释。

一 命名、考释与研究脉络

根据现有较为权威的材料^[3],这四幅山水壁画分别被命名为《防江望楼图》、《江天亭立图》、《山亭瀑布图》和《云带环山图》,分列堂子街某王府大堂的东西两壁。笔者通过对研究脉络的梳理,对这一命名是否合理提出以下质疑。

首先,在这四幅图中《防江望楼图》(图一)的名声较大,其命名基本围绕“望楼”这一关键词。早在20世纪50年代,罗尔纲在《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遗址调查报告》的插图中将其称为“堂子街望楼壁画”、“防守江边图”^[4]。傅抱石指出“现有

的壁画可以七十四号第二进八幅中的五幅(即‘望楼’、‘山水’、‘孔雀’、‘马’、‘鹿’)为代表”^[5],并没有对其命名,只是依照其内容进行了分类。1981年,严军在《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吗?——与罗尔纲先生商榷》^[6]中指出:“特别是‘防江望楼兵营图’,该画人物的地方没有画上人物”,说明此时《防》图尚未有明确的名字,因此称呼杂乱,但均以“望楼”为关键词。

根据现有资料,1982年1月出版的姚迁主编《太平天国壁画》一书,在图版中首次明确了它们的名称,分别是《防江望楼图》、《江天亭立图》、《山亭瀑布图》和《云带环山图》。书中在序言部分指出:“堂子街的‘防江望楼’等四幅大壁画,基本上是当时的天京郊外燕子矶、栖霞山、牛首山和长江边的写生作品,是一组新的江山颂歌。”该书首次对这四幅山水画的内容进行了说明,惜停留在推测阶段,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考证。其后的几乎所有文献中,学者们大都沿用了姚迁一书的命名。例如王伯敏《中国绘画史》^[7]、《太平天国艺术》^[8]、《太平天国文化》^[9]和《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10]等。

其次,除《防江望楼图》外,其余3幅作品的命名较晚,首见于1982年版《太平天国壁画》一书,此后称呼均参照此说。其有一处例外,周志生先生称:“其他如《孔雀开屏》、《燕子矶》、《栖霞山》等几幅画,峰峦绵延,气势磅礴,树林苍劲幽幽、飞瀑倾

收稿日期 2008-12-05

作者简介 朱浒(1983~),男,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术史与美术考古。

基金项目 该课题为上海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16-0126-08-001。

泄,运笔流畅豪放而自然。”^[11]将这几幅画直接称之为《燕子矶》、《栖霞山》,系参照此书对其地点的推测所得。

笔者以为,姚书将其余3幅作品命名为《江天亭立图》、《山亭瀑布图》和《云带环山图》,系经过慎重考虑所得。由于这些图本身没有题款,在命名时需参照画面内容。例如,《云带环山图》描绘的就是山间云雾环绕,楼台在云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的画面。诚然,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命名方法,但是以今天的视角观察,这种命名方法略显感性。要解决这几幅图的命名问题,必须对画面内容及其历史沿革做出客观、准确而全面的判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对这四幅山水画的内容进行考证。

二 对山水内容的再考证

对堂子街太平天国山水画内容的考证是一项对“图像志”和文献学综合梳理的过程。在对壁画图像进行图像志描述的时候,要注意壁画的自身特点,与传统卷轴画相区别^[12]。在大厅中的4幅山水画中,《山亭瀑布图》、《防江望楼图》分列东壁左右;《云带环山图》和《江天亭立图》列于西壁左右。下面本文将分别对这4幅壁画的内容进行考证。

首先,对《防江望楼图》的地点进行考证。由于原画作下部残损严重,故本文将其摹本^[13]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摹本构图可知,此处江面呈横写的“V”字型,将陆地分为近、中、远三个层次,最近处江滩有一些低矮的灌木,中部则望楼、船只旗帜俨然,遥望大江对岸群山巍峨,很像南京北郊、长江东岸的幕府山。长江流经此处时,江中“八卦洲”将江水一分为二,望楼所在的位置很可能就是“八卦洲”南段的“七里洲”尖角处。此处江面被称为“草鞋夹”,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所重,是扼守长江上游防务的军事重地。笔者通过网络寻找到了南京卫星航拍地图,在旋转了一下方向后,确认该地图与《防江望楼图》构图完全一致。近岸江中船舶行驶航线也颇为一致,江东岸所对之山正是幕府山。由此可知,《防江望楼图》所写地点应为此处无疑。这一辅助科技材料在半个世纪前是无法想像的。

其次,《江天亭立图》(图二)同样是以长江沿岸为描写对象的作品。近景山石用石绿染成,数株枯木,树叶用花青点染,山脚下一座茅屋,屋门打开,门前有一对斗鸡,做相扑状。右侧野桥断岸,石阶清晰可辨。中景为一卷云状山头,峰突兀江上,三面临空。山石用粗健线条勾写皴擦,石青、石绿染色厚重,山头上灌木丛生,立有一座两层望江之亭,比例适当,风格粗犷。宽阔的江面上驶有3艘



图一//《防江望楼图》

小船,其中1艘为帆船。远处延伸的沙渚和没骨的远山,颇得董北苑和倪云林之法。这与南京东北郊、幕府山东麓的燕子矶十分相似。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藏的8幅太平天国年画有一幅《燕子矶图》,两者虽技法不同,但是所绘景物略无二异。峭壁矶石、山顶小亭,山腰草堂,山脚树石,右侧小桥几乎完全相同,故两者所绘均为燕子矶无疑。燕子矶山崖峭绝,壁立千仞,兀立江畔,三面临江,宛如展翅欲飞的矫燕,故而得名。从矶顶之上远眺,长江一泻千里,江帆点点,历来为重要的长江渡口和军事重地,有“天下第一矶”的美誉。

再次,对《山亭瀑布图》(图三)的地点进行考证。此图分上下两段式构图。图中上段有一卷云状山头,墨线勾边,点苔,笔触粗放,山头挺立一“倪瓒式”小亭,空无一人,小亭附近有几处红叶冉冉。远山用赭石和青绿没骨画出,而山头之侧有三处危峰挺立。飞瀑从山上垂入涧中,左、中、右三处亭台楼阁掩映在山涧和茂密的树丛中,树叶依稀可辨用红、黄两色点染,而山头则施以石青、石绿。下面廊桥连接左右山石,山石表现略用斧劈效果,杂草丛生。该画下部分破损亦较为严重,可以通过早年摹本看清其结构。此处表现的应为南京东北郊栖



图二//《江天亭立图》



图三//《山亭瀑布图》

霞山、栖霞寺的秋日胜景。栖霞山以其秋日枫叶“红于二月花”而闻名，故画家在山脚寺边和亭边使用红色渲染树叶，突出了栖霞山的特点。该图日久氧化严重，红色已经黯淡，1953年到堂子街临摹壁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的汪声远、申茂之两教授经过十多天的观察和钻研，把壁画原来的色彩考查出来，在摹本中恢复了该图灿烂的红色。另外，廊桥下的潺潺流水也与栖霞山下楼榭相吻合。栖霞寺临江挺立、地势险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最后，金陵周边以“云气”著名的景点不多，《云带环山图》（图四）描绘了山间云雾环绕，楼台在云中若隐若现，宛若仙境的画面。近处有几株松柏，高耸入云，占据了画面一半的高度，树的枝干用墨线勾勒，针叶全用花青挑出，形态自然。环山之云气用细笔波浪线表现，烟云浩渺，山中两座阁楼在云中隐隐可见。楼阁上一座巨大的山头用粗墨勾出轮廓，用笔粗犷，苔点众多。笔者在明代金陵画家邹典《金陵胜境图卷》^[14]中找到了与《云带环山图》类似的景致。该图描绘景致与《云图》完全一致，然山中多了一座七层浮屠，考其形制，应是南京南郊牛首山著名的弘觉寺塔。牛首山位于南京城南约15公里处，因山势陡峭，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阳春

三月，草木葱郁，云蒸霞蔚，令人沉醉，有“春牛首，秋栖霞”之称。

为何《云带环山图》中单单比《金陵胜境图卷》缺少了“弘觉寺塔”这一标志性建筑呢？据考，这是与太平天国的反佛教观念有关^[15]。在太平天国画师心中，佛塔代表了佛教异端，故在创作时略去，只留下了毫无宗教意味的楼阁，掩映在葱郁的云山之间。

经过上述考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堂子街大堂里的4幅山水画分别描绘了南京城外东郊的栖霞山、南郊的牛首山、西郊的幕府山和北郊的燕子矶的景色。

三 “金陵图咏”与堂子街山水画

鲁迅先生在其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曾批评过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落山的太阳照在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16]不仅仅是杭州西湖，各个城市均把各自的“城市名片”冠之“八景”“十景”，成为中国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些有幸被遴选出的“八景”“十景”们自然也就成为文人墨客竞相咏颂的对象，更频频出现在美术作品中。这一文化现象应与宋代之后文人阶级的日益隆盛有关。据笔者考证，堂子街大堂中4幅山水画的原型正是这些“金陵图咏”中的4幅。

自明代起,南京逐渐出现了所谓“金陵图咏”,其发展脉络明晰可考。所谓“图咏”,顾名思义,即包含两个范畴——画家治图与文人咏叹。自宋元后,文人统治画坛,“图咏”遂成为文人与画家唱和之明证。

宋曾极撰《金陵百咏》,是较早咏金陵的诗集^[17]。今日所见最早的“金陵图咏”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江宁画家郭存仁所绘《金陵八景图咏》^[18]。据《石渠宝笈续篇》载,吴门画家文征明在游历南京后作有《金陵十景册》,今已失传。文征明的从侄文伯仁,号摄山老农,曾居住金陵,画有《金陵十八景册》(现存上海博物馆)^[19]。

至少在晚明,“金陵图咏”数量已升至四十,晚明太史朱之蕃有《金陵四十景图考诗咏》^[20]。明末清初的大画家石涛也曾做《金陵胜境十二册》^[21]。清康熙六年陈开虞修撰的《江宁府志》下卷收录了“金陵八家”高岑所绘的《金陵四十景》^[22],户部右侍郎周亮工题跋云:“金陵山水,旧传八景、十景、四十景,画家皆图绘。”^[23]至乾隆时,图咏数量已升至四十八。《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曾写过23首《金陵景物图诗》^[24]。南京博物院存有一套乾隆年间的《金陵四十八景》彩色图卷,为绢本青绿山水画册。此后还出现了一种金陵四十八景画册为木刻图本,封面上有“长千里客,金陵四十八景,蒲华馆主”^[25]等字样,似为海派画家蒲华所制。《金陵四十八景》还可见近代的三种刻本,分别为汤繡仙撰《金陵四十八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刻本,徐寿卿编《金陵四十八景全图》,上海书局民国九年(1930年)版石印本,徐上添绘《金陵四十八景》图册,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1990年6月南京古旧书店影印版。除此之外,还有晚清文人陈作仪撰《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计有绘画89帧……如‘燕矶望晓’、‘雨花寻石’、‘鸡笼采菊’、‘清凉拜佛’、‘龙江听雨’等”^[26]。

上文已经考证,堂子街4幅山水壁画所描绘的内容分别为栖霞山、牛首山、幕府山和燕子矶的景色,正好对应了乾隆版“金陵四十八景”的四处景致,分别为“栖霞胜境”、“牛首烟岚”、“幕府登高”和“燕矶夕照”。再回到这四幅壁画图像本身,以《山亭瀑布图》之景,冠之以“栖霞胜境”似乎更为贴切,《江天亭立图》描绘了长江天堑“燕矶夕照”的壮阔景致,而《云带环山图》描绘的烟云氤氲恰是“牛首烟岚”的生动写照,《防江望楼图》描绘的地点正是幕府登高之远眺所见。这四处山水与金陵四十八景图的谳合并非偶然。

太平天国革命兴起于咸丰时期,处于乾隆与



图四//《云带环山图》

同治之间,此时正是“金陵四十八景”图咏在文人阶层广为流行之时。以清末金陵刻书业之发达,文化之繁盛,堂子街壁画的创作者很可能接触到某位画家或某个刻本的《金陵四十八景图》作为自己的粉本,从而选择“金陵图咏”的模式构建王府的山水壁画体系。

虽然太平天国在文化上具有革命性质,但是,堂子街的山水画并非空穴来风,它是处在中国山水画史的流变之中,是太平天国美术对传统文人山水进行的有选择的继承。其一,六朝古都南京作为东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都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故而对太平天国形成强大的文化压力和影响。明末至清中期,金陵地区出现了朱之蕃、程正揆、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等画家群体,对画史影响颇深。“金陵图咏”作为当地文化特色,被太平天国所吸收是情理之中。其二,堂子街山水画的作者很可能是扬州的虞蟾^[27],其本人就是文人画师,对“金陵图咏”这一文化现象必然谙熟于心。其三,虽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对南京及其周边进行了军事统治,摧残了当地的文化,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固有文化传统对农民出身的“粤匪”的文化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洪秀全设科举、列“锦绣衙”等政策表明,太平天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据

载,天国后期,在江南的太平军“各乡坐卡”“贼”目日久在乡,与土人熟悉,转受良民之化,有愿作“正道”者^[128]。此为太平天国将士受当地传统文化浸染的明证。堂子街山水画地处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反映传统文人山水内容的“金陵图咏”题材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从本质上讲,堂子街山水画对传统山水文化的效仿其实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的学习和继承,这与历代崇尚武力的“马背民族”入主中原后向汉文化进行的学习是一样的。

四 堂子街山水画的军事美术性质

堂子街壁画的设计者在“金陵四十八景”中单单选择“栖霞胜境”、“牛首烟岚”、“幕府登高”和“燕矶夕照”这四处景致作为王府山水壁画的内容,而没有选择其余四十四景,明显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笔者以为这与太平天国山水画的军事美术性质密切相关。

考察四处山水画描绘的地点,分别是南京城外东郊的栖霞山、南郊的牛首山、西郊的幕府山和北郊的燕子矶。在南京军事布防上,这四地均为军事要塞,是天京防务之关键所在,也是太平军与清军鏖战的主要战场。据载:“清咸丰五年,清军与太平军大战于栖霞山,得失数次,形同拉锯”^[129]。太平军两次击破江南大营,这里都是重要的战场。栖霞寺也在战争中被太平军队焚毁^[130]。牛首山为当年岳飞抗金古战场,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防守南京城南的门户。燕子矶和幕府山更是长江天堑的咽喉锁钥。在两次击破江南大营的重要军事行动中,驻扎燕子矶的分别是燕王秦日纲和侍王李世贤,彰显了燕子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浩瀚的长江江面,承载了天京的交通命脉,太平天国在这里集结水营,与湘军水师对战。幕府山《防江望楼图》之望楼及其军事意涵,罗尔纲等老一辈太平天国史学家分析甚详^[131],这里不加赘述。总之,这四处均为关系天京命脉的军事要冲,为太平军所重兵把守。

壁画作者将《金陵四十八景》中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四景入画,彰显了军事在太平天国艺术中的崇高地位。换句话说,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的山水画是为政治军事目的服务的。第一,太平天国诸王大多是军事起家,其王府不但是各王的办公和居住所在,同时也是各地太平军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通过堂子街壁画中的隐性和显性的军事要素,衬托了王府主人的身份和威严,并对居住者起到警示作用。第二,这四幅画的放置不是简单无序的排列,而是符合了一定的方位次序。例如,描写栖霞山的《山亭瀑布图》位于大堂东北方向,这与栖霞山在南京城外的方位一致。同样,描

写燕子矶的《江天亭立图》位于大堂西北,而描写“牛首烟岚”的《云带环山图》则位于大堂西南,这三者图像在大堂中的方位均与景物的实际方位完全相同,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表现了当初壁画设计者的理念。然而,最重要的表现长江防务的《防江望楼图》,为何出现在东南一隅呢?该图是这四幅图中唯一带有“望楼”这一显性军事要素的作品。“东南”为太平天国天京所在的方位,画家很可能特意将这一幅唯一表现军事要素的作品置于房屋的东南隅,从而起到隐喻“镇守东南”的作用。

五 结论

时至今日,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已被发现接近 57 载。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学术界对它的关注时而沸扬、时而沉寂。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论争的硝烟还未散尽,堂子街壁画在艺术史中的意义更是尚待挖掘。基于对以往研究的梳理和对“以图证史”的需要,本文在对该山水画充分考证的基础上次第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文章首先梳理了堂子街山水画的研究脉络和命名过程,并对这种命名方式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随后对堂子街 4 处山水画的地点进行了考证,确认了这 4 处地点分别为栖霞山、牛首山、幕府山和燕子矶。本文在对“金陵图咏”进行脉络梳理的基础上,指出了这 4 幅山水画的原型应为乾隆至同治间《金陵四十八景》中的 4 幅,并讨论了太平天国文化受江南浓厚的文人文化影响的可能性。建议将其中 3 幅山水画《山亭瀑布图》、《云带环山图》、《江天亭立图》分别更名为《栖霞胜境图》、《牛首烟岚图》和《燕矶夕照图》,鉴于《防江望楼图》在历史上被反复论争,较为出名,故对此图不建议更名。最后,文章分析了太平天国山水画为军事服务的目的,指出军事因素是对“金陵四十八景”中四景的选取原则,并通过对图像位置和次序的精心设计为堂子街太平天国某王府营造了一个军事氛围浓郁的“中层研究”^[132]模式。

[1][4]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年,第 13 页。

[2][27] 林树中《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画家及其作品》,《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0 年第 2 期。

[3] 姚迁主编《太平天国壁画》,文物出版社 1982 年。

[5] 傅抱石《南京堂子街太平天国壁画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光明日报》1953 年 7 月 16 日。

[6] 严军《太平天国不准绘人物吗——与罗尔纲先生商榷》,《浙江学刊》1981 年第 2 期。

[7]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年,第

- 662页。
- [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 [9]张铁宝、袁蓉、毛晓玲:《太平天国文化》,南京出版社2005年。
- [10]万青力《并非衰落的百年——19世纪中国绘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1]周志生《太平天国壁画发现前后》,《紫金岁月》1995年第1期。
- [12]为了叙述方便,在得出结论前,对这四幅山水画依旧采用《太平天国壁画》一书的命名。
- [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艺术(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插图。据载,1953年7月,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派汪声远、申茂之两教授到堂子街临摹壁画,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们把堂子街几幅主要壁画都临摹下来。
- [14]单国强主编《金陵诸家绘画》,《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 [15]太平军“每见庙宇寺观必拆毁焚烧,神佛塑像刀砍足踏,灭迹不留,呼之死妖。”见《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月,第83页。又,南京城中最著名的琉璃塔,明成祖朱棣所建大报恩寺塔也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
- [16]《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 [17]《金陵百咏》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由南昌道署出过重刻本。199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影印本,收录在《丛书集成续编》中。
- [18]郭氏选取“钟阜祥云”、“石城瑞雪”、“龙江夜雨”、“凤台秋月”、“白鹭晴波”、“乌衣夕照”、“秦淮渔笛”、“天印樵歌”等八景为题,各作一图,并各题有七律一首。该图选自林树中等主编《美术辞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年,插图274。
- [19]文伯仁所绘诸景为“三山”、“草堂”、“雨花台”、“牛首山”、“莫愁湖”、“摄山”、“凤凰台”、“新亭”、“石头城”、“长千里”、“白鹭洲”、“青溪”、“燕子矶”、“太平堤”、“桃叶渡”、“白门”、“方山”、“新林浦”。
- [20][25]张尔宾《古今八人画金陵》,《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
- [21]《石涛山水画册(貳)——中国画册页经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 [22]《新嘉备乘》载:“《陈府志》有金陵四十八景,为高蔚生所绘,数量有误,也可能为高氏后补。”
- [23]陈开虞《江宁府志》,清康熙六年刻本。
- [24]从吴诗前小记中可知,此诗系为康熙五年王山人所绘金陵图景所作。该诗1956年在长沙发现。原似为24首,遗失1首。
- [26]周安庆《陈作仪自述自画写金陵》,《南京日报》2008年9月10日。
- [28]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序》,《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
- [29]《栖霞区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
- [30]《粤逆纪略》载:“七月初二日,贼焚栖霞寺……寺之毁也,因难民登高峰纳凉,贼舟泊江中见之,疑为兵,遂焚之……”。
- [31]《南京堂子街壁画调查记》,刊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 [32]巫鸿先生指出:“‘中层研究’的目的是揭示一个石窟寺(或墓葬、享堂、以及其他礼仪建筑)及所饰画像雕塑的象征结构、叙事模式、设计意图,及‘主顾’的文化背景和动机。”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419页。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Landscape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t Tangzi Street, Nanjing

ZHU Hu

(Shanghai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rt Studies,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The four landscapes of the frescos of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t No. 108, Tangzi street, Nanjing have been interpreted and named. This paper questions the rationality of the present naming convention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the four spots in the landscapes,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f these landscap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our landscapes originated from the four pieces of 'Jin Ling Si Shi Ba Jing' (Forty-eight Landscapes in Jinling) in Qianlong-Tongzhi reigns. The author also analyses the purpose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landscapes serving military forces and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military factor is the choice principle of the four pieces.

Key words: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the frescos at Tangzi street; Jin Ling Tu Yong; military art